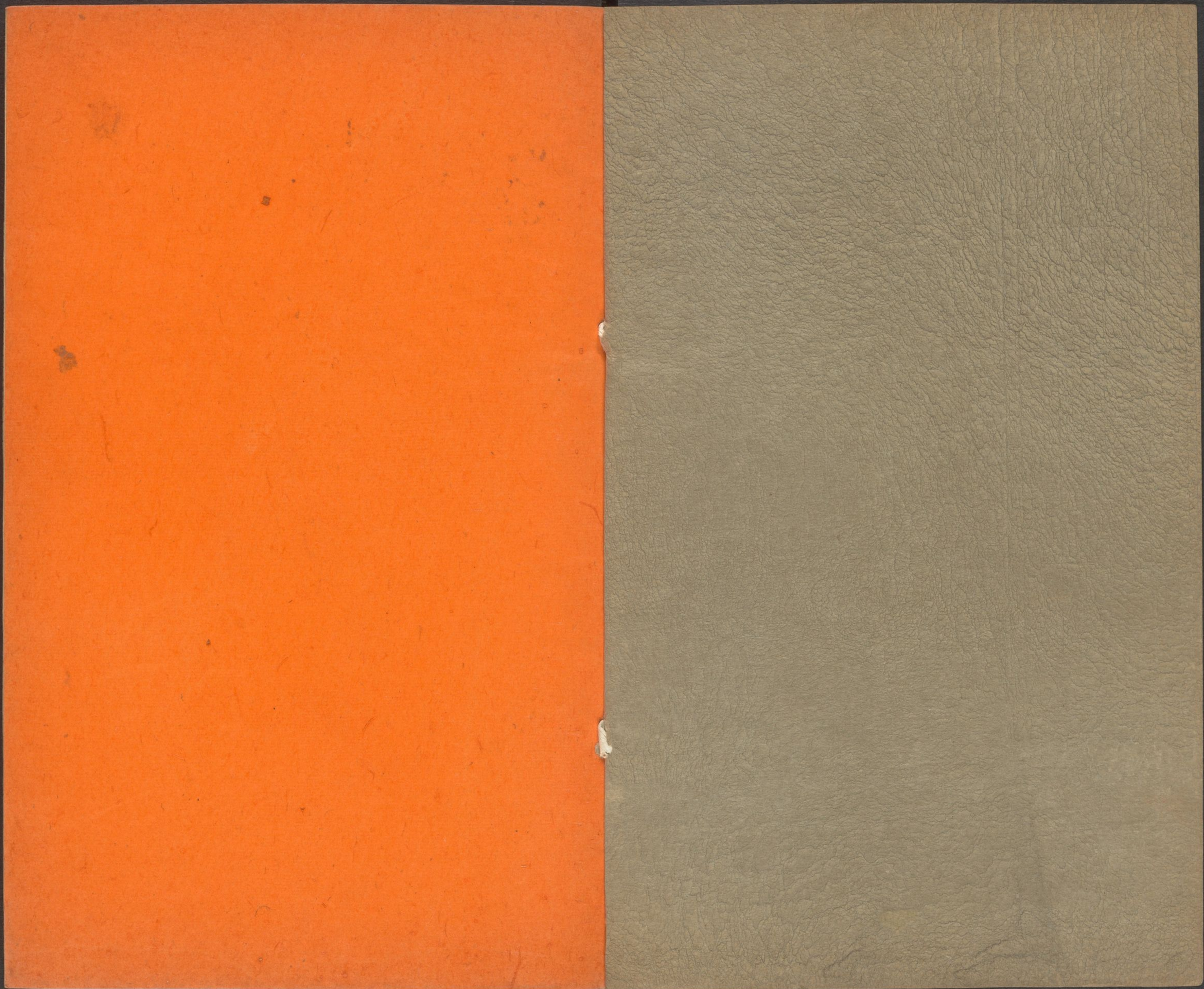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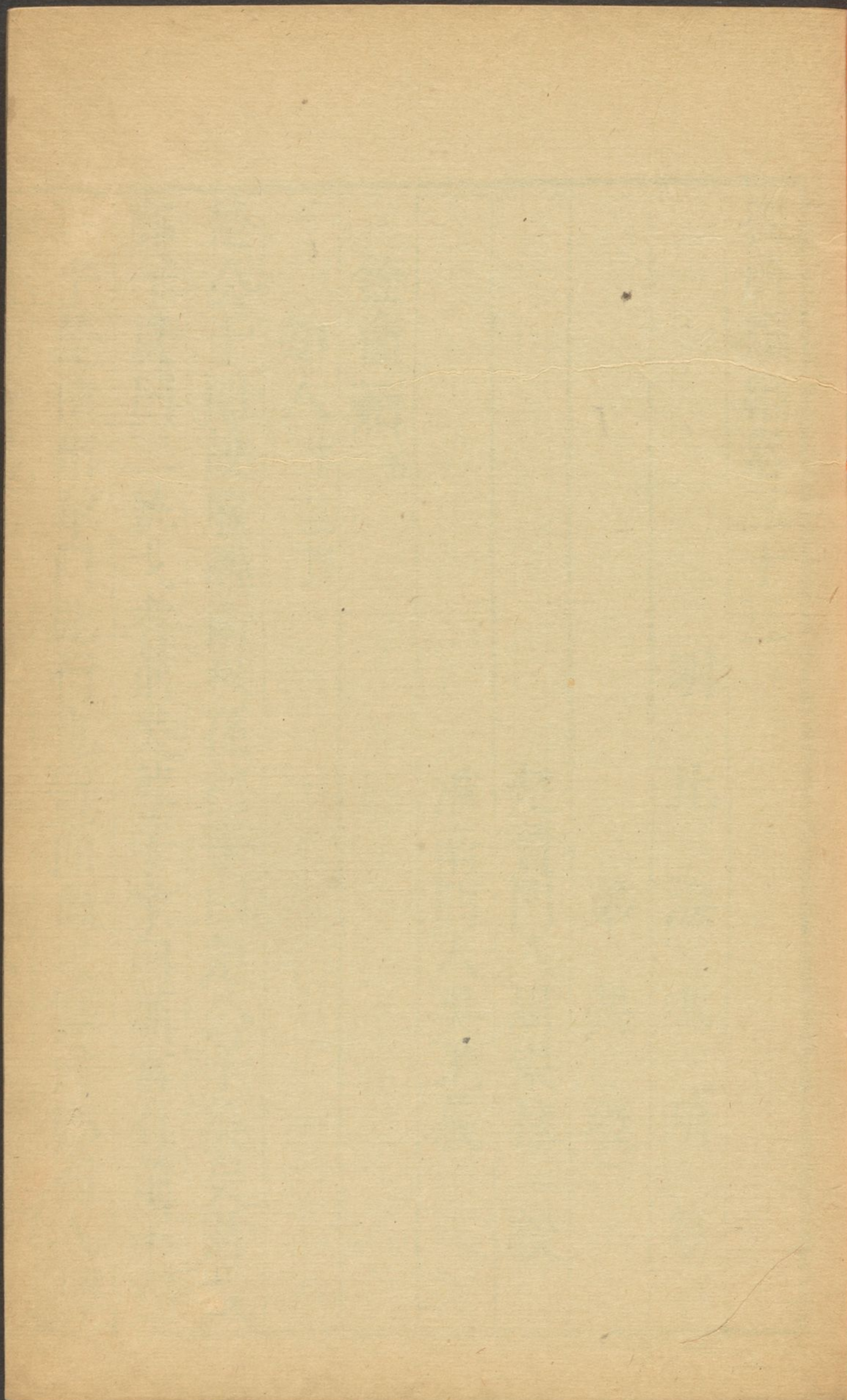
16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R 12 1930

OH 4681.3212

(16)





經濟類編卷三十三

明北海馮琦纂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銓衡類五

知人十三則

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
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

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暫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綏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天

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沈諸梁聞之見于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殺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絜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是以得人其展

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不寵之殺貪而無厭既而得入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盜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不然高之不驕

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一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青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青也爲之關籬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

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于貝水邴歆閻職戕懿公于圍竹晉長魚矯殺三卻于榭魯圍人犇殺子般于次夫是誰之故也非惟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逝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不從遂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閒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

桓公沒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柰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眡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眡子將楚

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眡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劉向尊賢篇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妙感而動乎心竄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崕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

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是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睹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漢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醫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

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士之又

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
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
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
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
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
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
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
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
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
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
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
天下

漢中晉文經梁園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
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
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
臧否以爲予奪符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
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
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
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嘆逝去
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

晉庾亮辟孟嘉爲勤學從事褚裒時爲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忻然而笑喜裒得嘉竒嘉爲裒所得乃益器焉

劉惔每竒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荊州惔言於明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尅或問其故云以捕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

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

唐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咸陽尉樂城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勣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執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旣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勣味道皆典選

如行儉言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
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爲名將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
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
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
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
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
宜免死明皇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
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
反相不殺必爲後患明皇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
枉害忠良竟赦之

宋王曾旣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
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
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
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
故曰王君昨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
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
對稍忤卽蹶躄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邪正 十九則

唐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
彊不憂時政雖制勅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
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棄之人主莫不好忠正
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于覆國
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
順旨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明主
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邪佞則太宗
太平之業將何遠哉明皇覽而善之

宋趙抃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爲鐵面御

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充鞠其卿馬遵吳中復等皆以直言居外歐陽修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充等悉得召還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爲前此屢困于賊者

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論奏羣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爲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爲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起之爲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爲練習未幾卒

歐陽修論杜韓范富疏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

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

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爲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

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謙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

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異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誠莫大之辱弼

等見中國累言僭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敢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汾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

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范仲淹富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杜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嬖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

聞之以二人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嬖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於仁宗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

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富弼論辨正疏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人覲屢得寬告跽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體若具備方能成人爲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陽不能成國者正如爲人之體也人之

體一脈不和則爲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爲害矣體之不和爲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爲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機爲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群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群有司安得而和哉群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旣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

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係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爲

右相周勃爲左相勃旣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爲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卒用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爲任安肯互相推薦爲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效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爭於官府或辯列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強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門

下賓朋助爲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之
讐何恤公家之事旣行於下人不悅服而不肯稟從
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
其甚者至有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
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
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旣而悞
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姦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黨
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
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旣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
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雋爲相爭黃

巢邀請節旄事雋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
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爲是雋議爲非時又用宰相王
鐸爲都統出討黃巢雋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旄
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
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爲慮而僖宗不明終用雋議
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無
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民
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巢軍
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已用心
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或覆亡宗社

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爲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外群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脉之疾安得爲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靡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

調鼎萬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以爲諭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爲主也爲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君子

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陽交結互爲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揉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能已也小人旣勝則益復肆毒於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爲所以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則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

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爲旣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

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績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必爲惡人所譽者未必爲善仲尼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進退善惡之說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孟子對曰國

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踈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不可以謂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比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其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舍或爽則所損多也實慎之

至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悞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爲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爲難况自堯而後者哉

由是而語陛下可不慎之又慎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左之外起于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柄辭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傍假衆賢共成大政則臣虛薄老朽立見敗事况夫四海至廣至煩更藉天下之材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煩陛下持古鑒今選賢與能者乃犬馬之至誠也願

情開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

仁宗初召夏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人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

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懽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

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
夏竦旣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
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
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
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
爲此鬼恠輩壞事也

劉敞論邪正疏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
臣當親而近之邪臣當疎而遠之至于天下之人亦
皆以此窺朝廷若正臣聚于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
望若邪臣聚于朝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

不深察也臣伏睹朝廷太平積久賢能衆多然其間
邪正亦雜有之或愛君憂國非公正不發憤或朋黨
比周背公樹私亦有循默自守不能爲善又不敢爲
惡陛下臨御三十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群下所爲
固無遁形固無隱情然有可戒謹者在此而已凡正
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
臣者惟義所在言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
不用不欲自顯因事而去是所以退易也邪臣者唯
利所在言則逢君之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
禮義名雖醜不知愧耻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

兩臣者願陛下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踈當踈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賈黯翰林韓絳並乞補外此其等人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堯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前後直道之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之

神宗時富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

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功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

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猶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哲宗時鄧閔甫以母喪終制除吏部尚書梁燾權給

事中駁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燾爲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廷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常爲蔡確制稱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累疏不報燾等因力請外乃出燾知鄭州光廷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摯上疏請暫出潤甫留燾等蘇轍亦三疏論之皆不報自司馬光卒後王安石之徒多爲飛語以搖在位大臣爲自全計呂大防范純仁二相尤畏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復上疏曰先帝疾類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前者用事之臣不加斥逐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蘇轍除尚書右丞命旣下右司諫王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

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押闔無安靜
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
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
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
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令人心所以朝廷清明
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于帝曰陛下
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
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
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
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
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
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旣
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
基也兩宮深然之

蘇轍請分別邪正疏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
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歛之怨天下
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
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
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
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于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

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于外毋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于桓氏亦用之于外而已未嘗引之于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寮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于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旨褫職惟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歛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

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
此彙進臣常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他大惡但
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願旨順意及
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
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
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
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
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
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義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
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則帝愈無
患矣臣不勝區區采博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
大臣共敦忠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
如此而後朝廷安矣

高太后旣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
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
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
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
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
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
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

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辨折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悞先帝又欲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詔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悞國勳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頓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和章惇開五溪沈括起擾交廣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積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州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

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呂公著論李定言程顥顧臨不當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別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復可用非陛下

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縉紳聞之皆以爲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爲過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傳之四方士人無不忻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爲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况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

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爲無損

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

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

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
三思一得志至于寘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
禍也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
著得書默然

徽宗時任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
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
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
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
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進小人難退二者並
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

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
徙為度支員外郎

陳瓘論國是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
王以百姓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
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
於三代雖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
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
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孫
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利而害天下之公是非
也若夫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

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

寧宗時太學生楊宏中與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懼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固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卽遭斥逐六館之事拂膺憤然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

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煽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道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太學忠鯁有聞扣閣之事皆其屬藁

丁騫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臣寮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文

致姦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爲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
鬼十物之類易也其實出于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
怒因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爲聲援上則欲惑亂
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
隳久大之業此其用意不可不察也二聖居上區別
善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
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姦倖者
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煽惑流
俗爲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浸以成俗傷
薄風化臣竊憂之伏願陛下特降睿旨下御史臺體
訪其主名付之吏議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橫逆之黨
天下幸甚

朋黨三十一則

管子法禁篇 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

以相舉于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范曄黨錮傳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宥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闕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褻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

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旣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計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及及漢祖仗劔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濶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

篡國祚忠義之流耻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其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修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蠶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

機揣遂各樹朋徒漸成讐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

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旣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諄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逖遁不獲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書霍譖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

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言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

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
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
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
咨宣褒爲八及刻石立墀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
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
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
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
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
獄中餘或先沒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
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文州郡承旨或有未

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
年末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
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于
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
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海
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
人錮及五族旣乖典訓之文有繆經常之法帝覽而
悟之黨錮自從祖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中常侍呂彊言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
不赦宥輕與張角合勢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

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其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有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

執公議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汚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其受顯戮吏不能詰滂睹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

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弟不執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修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

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污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

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
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
汝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
亦免俱歸並衛侍于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
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
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
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
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年遂大誅
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
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
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
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
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
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
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旣
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
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
我不爲惡行路之人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
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于世故天下言拔

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
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
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
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
長者之游唯不候陳實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
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
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
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已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
乃爲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
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

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身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
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
之而後爲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
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
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朴
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欲
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
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
真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
史劉繇于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

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晉賈充爲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與侍中任愷皆爲武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朋黨紛然武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旣而充愷以武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爲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馮統承間共譖之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渤海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耽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于謐號曰二十四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俟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唐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恐右丞相張說復用數奏毀之各爲朋黨明皇惡之制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爲魏州刺史

憲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憲宗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于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莠以關節得之穆宗以問諸學士稹德裕紳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

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州刺史汝士開江
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
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
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
十年

穆宗旣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
知名自言不樂仕進隱居華陽川及從父者爲左拾
遺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
衆人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
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仲言

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且言紳潛察士大夫
有群居議論者輒指爲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
多忌之及敬宗卽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敬
宗復用之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
謂逢吉之黨曰王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
此可防其黨以爲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
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敬宗曰陛下所以
爲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
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敬
宗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

續濟類編卷三十三
上請加貶謫敬宗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貶紳爲端
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
書言貶紳大輕敬宗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
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
情嘆駭紳蒙先朝獎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
年無改之孝况無罪乎於是敬宗稍開寤會閱禁中
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
請立敬宗爲太子敬宗乃嗟嘆悉焚人所上諸紳書
雖未卽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堅爲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
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
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爲八關十六
子

李宗閔與李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文宗注意
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
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悰有一策可平
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
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
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宗

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
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卽以大
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
以當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
遂中止

文宗與李德裕論朋黨事德裕對曰方今朝士三分
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
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
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爲士人求
官及科第無不如志文宗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
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復以德裕爲
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
互相擠援文宗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
黨難 司馬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
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位
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
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
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
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

而敘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
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
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舍不
在于已威福潛移于人于是讒慝得志朋黨之議興
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蠅集故朝廷有朋黨則人
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
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
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
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
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爲
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
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
乎

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
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
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楊虞卿
李漢蕭澣爲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
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時崔
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屍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
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

紹興類編卷三十一
郊送李宗閔貶元裕閩州刺史時注與李訓所惡朝
士皆指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
愴愴文宗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勸文宗下詔應
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
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恐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
諷文宗文宗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
官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比數百里
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鄉以朋
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

但狗愛憎文宗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
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文宗曰與一
州無傷遂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

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淮
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同平章事德
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
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
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
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
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

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勅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武宗嘉納之

南唐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獎以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

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國人恐懼唐主嘗嘆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冲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卽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

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
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

宋仁宗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等為之蔡襄喜言路開
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言修等三人忠誠剛正必

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好名言過之

說以惑天聽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

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

小人翕翕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

逐群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

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

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

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

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

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

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

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

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

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

處得來

滕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甫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哲宗時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廷等積不能平劾軾試館職策問謗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

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乃罷願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爲首而朱光廷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慙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旣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黃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塚斷棺暴尸哲宗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卞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大防爲祕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與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旣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

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嘗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柰天下何

呂大防朴厚蠢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華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二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

位如故

徽宗時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

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詆至親遂坐罷

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社陳祐任伯雨陳邠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

魯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誠程頤朱光廷張巽
張士良曾燾趙約談宸楊儒陳侂張琳裴彥臣凡五
十餘人並今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
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得官京師陸與曾布比而持
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
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
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
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
元祐餘黨佃言於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
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
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恕自及耳
遂罷知亳州卒

時元祐元符末群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
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
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
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
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
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廷孫覺鮮于
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
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

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蘇軾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

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與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

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在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

去太甚耳苟出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則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孝宗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

卿等宜書諸紳

光宗時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尚復一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

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卽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進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未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

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
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
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亦言
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
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
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嘆擢爲第三由是
道學之譏少沮

寧宗時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獗
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
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隕命群邪屏迹自御
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
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異幸其
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
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僞學之黨
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裒然言
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
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
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
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
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

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
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爲偽不願考校士論
壯之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

和同 四則

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
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
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
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
有和羹既戒既平醜黻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
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按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魏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平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群臣皆以爲可不知是

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

漢劉梁辯和同論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干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

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惡爲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沒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芊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于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

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進退周旋惟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失其義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爲成傳瑕以順厲爲敗管蘇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孝宗以周必大為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于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常然陛下虚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經濟類編卷三十三終

經濟類編卷三十四

明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銓衡類六

官制十六則

魯昭公時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

在四夷猶信

唐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伏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伏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奏行之

明皇降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爲請神宗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瑛樞密

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神宗自卽位欲更制度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又用判吏部蘇頌議凡文武銓注之法悉歸選部分左右曹掌之初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以中書總庶務選徒留滯不能精擇言于帝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旣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神宗定官制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

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神宗
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
制何可廢也遂止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
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
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
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允帥慶使上平
西夏策其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
至已而光果不召

徽宗時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旣正省
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

商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爲河東
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
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於
此宜造爲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
判官爲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爲儒林郎留守
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爲文林郎防團推官爲從事郎
令錄爲通仕郎知令錄爲登仕郎判司簿尉爲將仕
郎後改通仕爲從政登仕爲脩職將仕爲迪功
司馬光論階級疏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
者上下之分是也唐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

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
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感生民塗
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
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
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
等秩相承粲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
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
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
外主兵臣僚徃徃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
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

長行甘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
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寢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
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
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明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
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人之命也臣
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敕中外主
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
心者嚴加罪罰以警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
孫何論官制疏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
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

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焉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焉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焉正版圖而阜財賦有刑部焉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焉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正觀之風最爲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聞別分利權持劫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侈心旣萌貪地不已比事奚契丹南征閻羅鳳召發旣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揚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

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構然版籍根本尚在南宮肅代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徵稅多端本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輕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祿百辟贍三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

鹽鐵者蓋筦權山海之謂也而物非自集須假牢盆
戶部者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
度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
但檢勾專一相訟置之耳今莫若精擇戶部尚書一
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本
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
外分判之則三使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
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或曰事有便宜行之
已久何必改作遠師昔人斯又非通論也但雅俗兼
資新舊參列則進無掇刻之慮退有詳練之名職守
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
下行之與否

李宗諤論兩省與臺司非統攝疏 臣按通典敘職
官以三師三公門下中書兩省爲先而會要亦以兩
省爲首惟六典準周禮六官以尚書省官居上而兩
省亦在御史臺之前此不相統攝一也唐開成三年
御史臺奉宣今後遇延英開擬中謝官委臺司前一日奏
日依官班具名銜奏其兩省官卽令本司前一日奏
是兩省得以專達此不相統攝二也朝會圖門下省
典儀設版位御史中丞班在丹墀上兩省官後立此

不相統攝三也故事文武百官內殿起居失儀左右
巡使奏文武班內有官失儀請付外勘當如兩省官
失儀卽奏云供奉班內有官失儀請付所司以此言
之惟兩省官失儀左右巡使不敢請付外勘當此不
相統攝四也又御史臺止奏南衙文武百官班簿門
下中書兩省各奏本省班榜子此不相統攝五也文
武常參官每遇假告皆經御史臺陳牒惟兩省官自
左右正言以上假告直經宰相陳牒遇正衙見辭謝
文武常參官皆於朝堂四方館陳狀兩紙惟兩省官
止陳狀一紙既不與百官敘班亦無臺參之禮此不

相統攝六也文武常參官位次並在朝堂惟兩省官
在中書門內每遇殿起居及大朝會讌集並設次在
御史中丞之上蓋地望親近在憲司之右此不相統
攝七也五代開延英奏事先宰相次兩省次御史中
丞次三司使次京尹又常朝敘班御史中丞群官先
入次東宮保傅次兩省官次左右僕射及朝退僕射
先出兩省官次東宮保傅次御史丞群官夫以後入
先出爲重不相統攝八也伏以中書門下兩省自正
言以上皆天子侍從之官立朝敘班不與外司爲比
故在正衙則與宰相重行而立通衢則與中丞分路

而行常參則師傳入於兩省之前朝會則臺官次於
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間不相統攝
御史臺每牒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
儀而文仲止憑吏人之言遂有聞奏且無典章爲據
伏惟臺憲之職所宜糾察奸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
法之事得以彈奏下民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
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空其事瑣細烏足助於風
威哉

僕射議

按僕射秦官其名則微其職甚細東漢以
後雖委任漸重職司會府而非百寮師長之職也又

按丞相亦秦官秦氏每群臣上表皆云丞相臣某爲
首漢之宗臣蕭何爲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爲
起在輿爲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
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
廢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爲首大司馬大將軍
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密置左右丞相亦嘗改
爲相國亦爲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爲三公于天
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爲宰相則司徒本西漢
丞相也其後或爲丞相或爲相國或爲大丞相雖互
爲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

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陳武帝侯景齊獻武
隋文帝皆爲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爲贈
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寮之長今尚書令統領衆務
提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爲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
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
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
中書令爲左右相遠協伊尹仲虺爲左右相周公召
公相成王爲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
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
安世王鳳趙喜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

明帝之徒或是三師或三公或是大司馬大將軍兼
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實宰輔也其特別
自有令僕今僕射雖嘗改爲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
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豈比前代丞相受
任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
代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
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如三
公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不能遍舉安
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爲百寮之
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

隔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

劉敞論輔郡節制議 臣伏覩詔勅建置輔郡改張

官司實欲開廣王畿增重京邑垂制久遠強幹弱枝者也然臣切有所惑以謂許鄭陳滑曹既在寮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寮內諸侯也凡改制立法固必關盛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敝昔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

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於古之封建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末至於民無所措諸手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鼎立千里之內爲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爲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於理爲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畢仲游官制議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百職執事循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嘆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脩復漢唐二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懌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

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選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爲樞密吏部爲銓審庫部全部爲三司水部爲都水刑部爲大理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爲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

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
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難
於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
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
反以舊品爲定而童服之令徒降五爲六降三爲四
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
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
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爲一
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
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黃錄符牒

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
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
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
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憚於官制者
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
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品
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
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
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變則
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

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於期會脩此三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爲可循也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脩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

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勲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旣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蒙古自鐵木真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必烈旣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

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元世祖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品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童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世祖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勿行之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成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

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汰冗十一則

漢光武詔 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晉武帝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大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

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苟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唐德宗時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德宗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閣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詔先所減官並宜復故

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爲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

吉甫又言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爲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於是命給事中段平仲等同詳定

李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奏罷郡縣吏凡二千員衣冠去者皆怨杜佑省官議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建六官各有徒屬雖上文去質吏衆事繁然而條流不紊職非重設秦氏立制多因時宜漢初沿

襲後漸增廣光武建武六年廢罷四百餘縣吏職十
置其一魏太和時分命使臣省州縣吏正始中又并
合郡縣晉太元省七百餘員隋開皇廢郡五百國家
貞觀初省內官六百餘員詳設官之本為理衆庶所
以古者計人置吏故周官鄉遂稍縣畿約人定員吏
無虛設自漢魏晉隋暨于聖唐皆因戰爭流離征繕
艱勞卽省吏職存諸方策晉荀勗桓溫俱有此議息
人救弊何莫由斯昔臯繇作士師正五刑今刑部尚
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
書將作監是二垂也契作司徒敷五教今司徒戶部

尚書是二契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
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
使者是二伯益也伯冏作太僕掌車馬今太僕卿駕
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者是四伯冏也古者天子
有六軍漢家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則十二衛神策
等八軍凡有將軍六十人也歷代增益以至于是舊
名不廢新職日加名繁職重不可遍舉所以後周依
古周建六官蓋由于此今略徵外官別駕本因漢置
隨刺史巡察若今觀察使之有副使也叅軍後漢末
置叅諸府軍事若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遷易不

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又司田頃景龍三年嘗置無
何以煩冗却停併入司戶殊爲折衷誠宜斟酌繁省
詳考損益欲求致理必也正名神龍中官紀隳紊有
司務廣集選人競收名稱其時無關注授于是奏署
員外官者二千餘人自爾遂爲恒制當開元天寶之
中四方無虞百姓全實大凡編戶九百餘萬吏員雖
衆經用雖繁人力有餘帑藏豐溢縱或枉費不足爲
憂今兵革未寧黎庶凋瘵數年前天下簿帳到省百
三十餘萬戶自聖上御極分命使臣按比收歛土戶
與客戶共計三百餘萬比天寶中纔三分之一就中

浮寄仍五分有二出租賦者減耗若此食租賦者豈
可仍舊如一州無三數千戶置五十六員官十羊九
牧疲吏煩衆顧茲大弊實思革之議者多云尚有跋
扈未庭併省官吏之後恐被罷者仕進無路別有依
托且糜爵祿兼示隄防此乃常情之說慮非救時之
論有才者卽令薦用不才者何患奔亡而况各有姻
戚顧戀家產後漢建武六年減縣省官公孫述隗囂
未滅魏太和正始中則吳蜀鼎立晉大元六年吳國
尚在隋開皇三年陳氏割據皆招羅俊乂志相吞滅
此時猶不慮有失賢資敵務以救弊爲謀今田悅之

徒並是庸瑣繁刑暴賦惟恤軍戎衣冠士人遇如奴
虜豈比公孫述諸葛亮之在巴蜀孫權陳霸先之有
江南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強狄之慮斯斷可知矣今
若以人情因習既久不能更改制度併省內官但且
權停省外官別駕司馬及參軍州縣額內官約入戶
減縣尉其被罷者但有德行才器委州府長史搜擇
論薦固亦不遺器能如或淪濫先坐舉主誰敢罔冒
以陷刑章其有不被舉論但全舊名任參嘗調自當
脩進更俟甄收暫罷歲時何負此輩如杜國後魏末
置並當時宿德勲盛業崇皆主重兵寵貴第一周隋

以後授受至多暨乎國家迴作勲級唯得三千頃地
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及光祿大夫亦是官名還爲人
多迴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變通不必因循重複改
作待戎車息駕百姓稍寧欲增庶官則復舊制

尚書省官議 昔堯試舜于大麓領錄天下事似其
任也周之司會又其職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
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
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
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者
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

書秘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而已其任猶輕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稟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令及左丞總領紀綱無所不統僕射及右丞分掌廩假錢穀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于是始見曹名總謂之曰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

議二漢皆屬少府魏置中書省有監今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略同八座承郎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于晉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宋曰尚書寺居建禮門內亦曰尚書省亦謂之內臺每八座以下入侍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遣出百日乏代人聽還本職其令及二僕射出行分道之制與中丞同今僕各給威儀十八人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有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粃

文案員尚虛閑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探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于朝堂參議然後啓聞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唯朱异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踈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于皇城四方四維各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今大夫主之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天賜元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脩

勤二職分主省務至神麈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北齊尚書亦有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濟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別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後周無尚書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略同凡尚書省事無不總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爲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爲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爲都臺咸通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爲中臺神農初復爲尚書省都臺居中左右分司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

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天下之事盡矣

宋蔡襄去冗策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爲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樞府不知財用日月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爲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爲大其次又有官冗今

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民譽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爲大弊也祖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軍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真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

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可不思變更之術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

元阿合馬奏立江西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參政或爲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合馬罪旣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朝亦以官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權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守官 九則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鎡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

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韓非二柄篇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

異事也為人主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

其事責其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

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

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

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

故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

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

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

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

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

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

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呂覽不苟篇 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

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

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

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

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

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
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耻而西至河雍也秦繆公
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
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
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
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
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
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無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
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徒自敷於街百里奚令
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也今繆公鄉
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

處方篇 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
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
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
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
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
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言
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
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
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擊處乎商而商

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篋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

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篋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鞞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鞞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鞞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問曰鄉者鞞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爲妄意之道雖當賢王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爲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

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舍也

秦姚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回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

唐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崔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宋神宗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王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司馬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

人所至有政績然乏公輔之望

勤職業 二則附

東晉陶侃爲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捕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樛菹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

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唐主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畏之瑀終不自理嘗有敕

經濟類編卷三十四
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勅或
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之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故
臣每受一敕必勤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
之愆實由於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吏治 十四則

周鬻熊撰吏篇 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若與人
謀之則非道無由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而不能
必見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見信
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故非非者行
是惡惡者行善而道諭矣 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
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
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
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若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
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

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上秩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韓非儲說 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

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綱之綱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篤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允用趙餓主父也

魏何曾上明帝疏 臣聞爲國者以清靜爲基而百姓以良吏爲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比之于古

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爲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惑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爲亂之大禍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爲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爲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于人然于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爲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叅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脩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爲更選代

晉武帝詔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爲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

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脩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瀆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應詹爲江州刺史將行上疏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

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陵清直之風旣澆糟粕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旣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及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于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

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

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

穆帝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王彪之上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約而已固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于蒞任蒞任之道在于能久久于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

寡才寡于世而官多于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脩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三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

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于事則無闕也凡餘請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廢簡吏寺之煩役矣未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疫疾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

袁琇薦陳頽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典法兵二曹陳頽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錄事參軍參伍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頽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

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

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魚之所資又不
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
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
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
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
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
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
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
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
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
言可謂遠識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申紹上慕容暉論守宰疏

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

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
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
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
緣時會非但無聞于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
黜陟幽明貪惰爲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
之勸百姓窮弊侵賊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爲賊盜
風頽化替莫相糾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

見戶不過漢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
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
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業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
任道捐情肅諧僞部况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
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鄰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
不脩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
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
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
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于差
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善無

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營壘之
要兵豈在多貴于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
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咭
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
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
畜財爲本漢文以阜帙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
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
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
兼千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
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宰

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
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
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
卿以下以四海爲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則溫猛之
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
侵寇而已哉

虞預陳時政所失疏 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
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
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
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請之忠

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倣效流而不反雖有常
防莫肯遵脩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未
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况轉百數所妨不訾愚
謂宜勒屬縣若今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例
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
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
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爲之防庾琛善
之卽皆施行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
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

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玄宗時常玠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它官玠尋出爲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救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玠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玠卽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相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乃除冀州刺史宋劉摯論監司疏 臣自待罪風憲屢會以天下監

司爲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而究惠澤苟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於民不得被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實爲事行總覈之政而下乃爲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爲意行寬厚之政而下乃爲舒緩苟簡之事皆習俗懷利迎意而作故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而觀望之俗故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爲患一也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持

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苟使者皆務爲和緩寬縱苟於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之受敝不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市進虐民甚者亦非欲使之漫然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寬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臣謂此俗不可滋長須要大爲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否民俗之休戚爲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肅給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正今日事也

蘇軾專任使策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

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
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
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
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
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
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
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
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
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
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

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
見燭而入案牘答審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
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
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
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
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羸
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
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
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
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麤舉其大綱而不

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為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集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

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為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集久而不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

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經濟類編卷三十四終

